

卷宗編號： 484/2024

日期： 2024 年 09 月 12 日

關鍵詞： 自由心證

摘要：

- 原審法院依法享有自由心證，故上訴法院的事實審判權並非完全沒有限制的，只有在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偏差、違反法定證據效力的規定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下才可作出變更。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民事及勞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484/2024

日期： 2024 年 09 月 12 日

上訴人： (A)(被告)

被上訴人： (B)(原告)

*

一. 概述

被告(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初級法院民事法庭於2024年01月25日作出的判決，向本院提出上訴，有關結論內容如下：

1. 現在審理的訴訟標的是被上訴人借予上訴人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借款。
2. 本案的焦點，由始至終，都是集中在“借款性質”的問題上。
3. 本案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的借款，到底是屬於上訴人與(C)在娛樂場賭博之“賭資”，還是屬於讓(C)向貴賓會借取幸運博彩籌碼的“保證金”。
4. 關於這個疑問，可以透過下述分析得到答案。
5. 儘管上訴人與(C)之間，存在一筆港幣叁佰萬元(HKD3,000,000)的借款。
6. 但是，沒有證據顯示，上述的債務，跟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有任何直接的關聯。
7. 尤其是，無論從借款的金額、證人的證言、借款日期、借款的性質及借款期限(僅一個月)都可以佐證被上訴人借予上訴人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是供上訴人與(C)一起賭博的“賭資”。
8. 首先，從金額方面，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的金額是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
9. 但(C)向上訴人借款的金額則是港幣叁佰萬元(HKD3,000,000)。

10. 當中存在港幣壹佰伍拾萬元(HKD1,500,000)的差額。
11. 關於上述港幣壹佰伍拾萬元(HKD1,500,000)差額的部份，被上訴人並未作出任何的說明或者舉證。
12.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CR3-18-0248-PCC 刑事案件的證人 XX 貴賓會帳房主任(D)表示：『證人所在的賭廳是沒有保證金，一般是老闆的朋友可以簽署 Marker，老闆給予的 Marker，不用保證金，也沒有提供保證金獲得信用額的做法』。
13. 可見，XX 貴賓會根本不存在所謂“保證金”作為博彩信貸擔保的說法，上訴人認為，倘該 450 萬屬“保證金”的話，為何僅借一個月，而第二個月就不需“保證金”。
14. 卷宗內亦沒有資料顯示，(C)利用該“保證金”向 XX 貴賓會作出任何博彩信貸行為，即透過提交“保證金”作擔保，向 XX 貴賓會借取大額 Marker 信貸額度，目的是取得博彩專用泥碼。
15. 根據上述兩名證人的證言，正正佐證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的目的，就是為了供上訴人與(C)在娛樂場內進行賭博。
16. 另外，上訴人的公司曾於約 2016 年底至 2017 年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惟日前整理公司物品時，突然發現三份文件，鑒於該等文件對本案釐清重要事實及證明上訴人清白和讓貴法院作出公正裁決屬不可或缺，因此，現謹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616 條規定，立即向尊敬的法官閣下呈上。
17. 從上述文件一及文件二的日期作分析，可以得出從上訴人取得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的日期，到上訴人與(C)存入 XX 貴賓會戶口港幣叁佰萬元(HKD3,000,000)的日期，兩者足足相差 20 天。
18. 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倘按照被上訴人的說法，該筆借款是作為上訴人與(C)存入 XX 貴賓會的“保證金”而進行疊碼活動的話，那麼，為何上訴人會在如此高的利息下，拖延至借款後的 20 天，為此，上訴人約須支付

港幣壹拾貳萬元(HKD120,000)利息的情況下，才去實現借款的目的。

19. 明顯，這並不合理，亦違反經驗法則，也並非事實。
20. 尤其是，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的利息，高達每月 4% 的利率(即一年為 48% 利率)的暴利。
21. 根據上述的利息進行計算，借款每經過一個月，上訴人就需要支持港幣壹拾捌萬元(HKD180,000)的利息。
22. 根據中國銀行網站資料，於 2016 年 5 月 19 日銀行貸款年利率為 4.3%。
23. 經對比後發現，本案借款的年利率，相較於同日(即 2016 年 5 月 19 日)一般銀行貸款的年利率高出超過 11 倍。
24. 由此可見，本案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具有明顯的“高利貸”特徵及“暴利”性質。
25. 此外，相較於賭博，疊碼明顯不是最快速獲利的手段，因為疊碼需要依賴客戶賭博(即 Rolling)賺取佣金，須依靠客戶賭博次數和每局賭博的金額，才可賺取月結的俗稱的『碼佣』。
26. 然而，在如此高昂的利息下，借款的目的，必然是透過能或最低限度相信能快速獲利的手段，而最常見的快速獲利手段，毫無疑問，就是親身在娛樂場進行賭博。尤其是，以賭公式(又稱賭纜)的方式進行賭博，此時，贏錢又嫌碼佣，相得益彰。
27. 根據上述第二十五點第 3 項所附上的本票副本，可以佐證上訴人與(C)在短短 29 天，透過賭纜方式贏取了約港幣 180 多萬，上訴人占有當中六成，並將四成贏取的款項分予(C)後，上訴人再將其中的 173 萬還給被上訴人。
28. 綜觀本案卷宗資料，涉案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是不存在任何書面協定。
29. 然而，於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經證人(C)介紹和第一次

見面後，雙方隨即以口頭形式約定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借款。

30. 於2018年5月19日，被上訴人安排其配偶((E))的妹夫(F)與上訴人簽署《預約不動產合同地位之權益轉讓合同》，將屬於上訴人的XXXX9樓C座單位作為借款的《抵押》。
31. 接著，被上訴人將上述第二十五點第1項所指的本票交予上訴人。
32. 由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第一次見面(即2016年5月17日)，到簽署《預約不動產合同地位之權益轉讓合同》，到最後交付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賭博借款(即2016年5月19日)，整個過程，一共只花費了兩天。
33. 顯而易見，整個借款過程，是在極度緊迫的時間下進行。
34. 那麼，為何借款在如此高的利率及不合理的形式下，上訴人依然當場決定透過《抵押》自己的物業向被上訴人進行借款，而不為銀行借款。
35. 原因很簡單，因為上訴人正急需用錢，急需利用該筆款項，與(C)在娛樂場內進行賭博，而向銀行申請借款需時約兩個月。
36. 所以，本案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絕對不是一般民事債務關係，而是屬於高風險、高回報、冒險性高的“賭資”借貸。
37. 因此，調查基礎事實第2點的未證事實，應予以獲得證實。
38. 綜上，不論是從借款金額上的差異，還是從借款的日期對比存入XX貴賓會戶口的時間、不合常理的利率、證人的證言及借款期限等關鍵點，都足以佐證被上訴人借予上訴人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借款，就是供上訴人與(C)在娛樂場內賭博的“賭資”。
39. 本案除了兩位當事人外，證人(C)及證人(G)均目睹整個借款過程。
40. 因此，在XX貴賓會已經結束營業的情況下，上述二人的證言，對於了解本案當事人借貸行為真實的意思表示，尤為重要。

41. 上訴人認為，上述兩位證人的證言，已清楚佐證本案整個借款過程及借款目的。
42. 尤其是，被上訴人詢問(C)及上訴人：『要如何賭』。
43. (C)清楚表示：『要以賭纜、賭公式等方式進行賭博』。
44. (G)的證言，同樣證實被上訴人知悉上訴人借款目的，就是以賭公式的方式進行賭博。
45. 意思表示的含義：是以一般受意人處於真正受意人位置時，從表意人之有關行為推知之含義為準。
46. 毫無疑問，被上訴人不僅知悉借款是用於賭博，更清楚知悉上訴人及(C)會以何種博彩方式(即賭公式)進行賭博。
47. 因此，調查基礎事實第3點的未證事實，應予以獲得證實。
48. 綜上，根據上述證人的證言，足以佐證被上訴人知悉借予上訴人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借款是透過賭公式的方式進行賭博。
49. 被上訴人並非博彩中介人牌照的持有人。
50. 根據調查基礎內容第1點之已證事實：『O A. não está ou não estava habilitado a fazer empréstimos para jogo』原告(即被上訴人)現在沒有或過去沒有資格發放賭博貸款。
51. 被上訴人未獲賦予從事博彩信貸業務的資格。
52. 事實上，本案的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借款，屬於“賭資”。
53. 當作賭博用途的貸款由非相關資格的持有者提供時，不構成法定民事債務，而只能構成自然債務。
54. 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是無法透過司法機關強制要求上訴人履行債務。
55. 上訴人只可以在自由、自願的情況下，主動履行自然債務。
56. 綜上所述，鑒於上述的理由及證人的證言，足以佐證被上訴人清楚知悉

借款是用於賭博，因此借出港幣肆佰伍拾萬元(HKD4,500,000)的“賭資”，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裁判對於事實的認定存有錯誤，基於此，對調查基礎事實第2點及第3點事實認定沾有瑕疵。

57. 因此，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第1款a.)項和b.)項及同條第2款，裁定被上訴的裁判作出的事實方面之合議庭裁判不正確，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錯誤，基於此，根據第599條第3款依職權作出調查，撤銷被上訴的裁判及變更原審法庭所作之裁判，為此，判處調查基礎事實第2點及第3點獲得證實，並判處被上訴人的所有請求不成立。

58. 判決鑒於被上訴的裁判所持之事實依據含糊不清，不足以支持所作出的判決，為此，請求尊敬的法官閣下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第4款之規定，依職權撤銷被上訴的裁判，並將之發回重審。

*

原告(B)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259至269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二. 事實

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如下：

1. 於2010年09月29日，被告與“X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簽署《承諾買賣合約》，於該合約中，“X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承諾以港幣\$5,974,000.00圓正將座落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半島商業大馬路南灣X區域X地段之在建發展項目(項目命名為XXXX)9樓C單位，物業登記局的登記編號為...號(以下簡稱“物業”)，出售予被告，被告承諾同意購買。(已證事實A項)

2. 一名為(C)的人士向被告請求一筆港幣叁佰萬元正(HKD\$3,000,000.00)的借款，其目的是用作為向貴賓會借取幸運博彩籌碼的擔保，並承諾日後給予被告報酬。(已證事實B項)
3. 該名(C)人士建議被告向原告借取一筆港幣肆佰伍拾萬元正(HKD\$4,500,000.00)的借款，並以A)項所述被告的物業預約買受人地位為擔保向原告請求借款。(已證事實C項)
4. 被告接受上述的建議。(已證事實D項)
5. 為此，於2016年05月19日，被告與一名(F)的人士簽署了一份名為《預約不動產合同地位之權益轉讓合同》的協議，協議中被告聲明承諾將其於本起訴狀第1條所述的《承諾買賣合約》中之合同地位之權益出讓予(F)；隨即，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港幣肆佰伍拾萬元正(HKD4,500,000.00)的借款。(已證事實E項)
6. 並於同日〔即2016年05月19日〕，被告簽署一份授權給予(E)，授予(E)可以被告之名義將本起訴狀第1條所上述《承諾買賣合約》中所取得之合同地位轉讓予第三人。(已證事實F項)
7. 被告是為了請求原告向其借取款項而簽署《預約不動產合同地位之權益轉讓合同》及上述授權書。(已證事實G項)
8. 根據原告及被告雙方的借款協定，上述港幣肆佰伍拾萬元正(HKD4,500,000.00)的借貸期間為一個月。(已證事實H項)
9. 於2016年06月17日，被告償還了金額為港幣壹佰伍拾萬元正(HKD1,500,000.00)的部分借款本金及港幣貳拾叁萬元正(HKD\$230,000.00)的借款利息。(已證事實I項)

10. 於2016年07月中旬，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遲延返還借款的利息港幣壹拾貳萬元正 (HKD\$120,000.00)。(已證事實J項)
11. 於2016年08月中旬，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遲延返還借款的利息港幣壹拾貳萬元正 (HKD\$120,000.00)。(已證事實K項)
12. 自此之後，被告沒有再向原告返還尚欠的借款本金餘款港幣叁佰萬元正(HKD\$3,000,000.00)及任何的遲延利息。(已證事實L項)
13. 被告已於2016年09月13日廢止了上述F)項所指的授權書。(已證事實M項)
14. 於2016年12月06日，被告已透過簽署買賣公證方式取得了上述A)項所述物業的所有權，並於2017年01月04日作成登記，於物業登記局的登記編號為...號，物權登錄編號為...，業權人為被告(見卷宗第23頁至第55頁，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已證事實N項)
15. 被告於2016年12月06日同日與X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物業簽署了抵押公證書，以擔保金額為港幣貳佰萬零叁萬伍仟元正 (HKD\$2,035,000.00)的貸款，相關登記錄編號...。(已證事實O項)
16. 直至原告提起本程序為止，被告仍未向原告返還所拖欠的借款本金金餘款港幣叁佰萬元正(HKD\$3,000,000.00)及相關的遲延利息。(已證事實P項)
17. O A. não está ou não estava habilitado a fazer empréstimos para jogo. (對待證事實第1條的回答)

*

三. 理由陳述

被告針對待調查基礎內容第 2 至 3 條的事實裁判提出爭執，有關內容如下：

2.º

Empréstimo referido em H) destinava-se para jogo no casino ?

3.º

Sabendo o A. que o aludido empréstimo era para a Ré e para (C) jogarem no Casino ?

原審法院就上述事實的裁判結果均為：“*Não provado*”。

被告則認為根據證人的證言，上述事實應獲得證實。

眾所周知，原審法院依法享有自由心證，故上訴法院的事實審判權並非完全沒有限制的，只有在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偏差、違反法定證據效力的規定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下才可作出干預。

就同一見解，可見中級法院於 2016 年 02 月 18 日、2015 年 05 月 28 日、2015 年 05 月 21 日、2006 年 04 月 27 日及 2006 年 10 月 19 日分別在卷宗編號 702/2013、332/2015、668/2014、2/2006 及 439/2006 作出之裁判，以及葡萄牙最高法院於 2003 年 01 月 21 日在卷宗編號 02A4324 作出之裁判(載於 www.dgsi.pt)。

原審法院作出相關心證的理由說明如下：

“...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baseou-se n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e n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ouvidas em audiência, cujo teor se dá por reproduzido aqui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o que permitiu formar uma síntese quanto aos apontados factos.

Quanto ao quesito 1º, a prova testemunhal revela que o Autor era uma pessoa ligada à área imobiliária, sendo certo que nos presentes autos não há prova a

demonstrar que o Autor tinha a licença para fazer empréstimos para jogo, pelo que o Tribunal considera provado o quesito.

Passemos a analisar os quesitos 2º e 3º. Sobre a matéria em apreço, é de salientar, antes de mais, que o facto de o Autor ter concedido uma quantia elevada à Ré (bem como, porventura, a terceiros) cobrando uma taxa de juro relativamente elevada e requerendo a prestação de garantia por forma de celebração de contratos promessas e outros tipos de documento, não significa que o dinheiro emprestado se destinava necessariamente para jogo no casino, isto porque pode ser o caso em que a actividade explorada pelo Autor é simplesmente a concessão de empréstimos àqueles que necessitem de fundo, focando o Autor apenas na obtenção dos respectivos juros.

No caso em apreço, o (C) afirmou na audiência que o Autor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o dinheiro a emprestar à Ré se destinava para jogo, uma vez que isto lhe foi contado num encontro ocorrido num café sito na Ilha Verde. Conforme a certidão junta aos autos, o (C) foi arguido no processo CR3-18-0248-PCC em que, apesar de ter sido absolvido do crime acusado, foi condenado para restituir à aqui Ré 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0. Assim sendo, não se pode perder de vista que o seu testemunho pode não ser completamente objectivo, visto que, caso a Ré, por alguma razão, deixe de ser devedora do Autor, ficará a testemunha, porventura, isenta de pagar à Ré o referid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0.

O depoimento da outra testemunha, (G), também não é muito claro. Apesar de ter sido instada por várias vezes, a testemunha não conseguiu recordar e relatar o diálogo que ouviu, de concreto, durante o encontro, pelo que, sem a devida segurança, o seu depoimento, por si só, também não é capaz de convencer o Tribunal de que o Autor sabia que o dinheiro a emprestar à Ré seria utilizado para jogos.

Para além do que se vem referido, cumpre notar que, na acção cível que correu

os seus termos sob o proc. n.º CV3-17-0011-CAO, a Ré alegou que o dinheiro emprestado serviria como “caução” ou “garantia” (cfr. fls. 18). Para além disto, no processo crime CR3-18-0248-PCC acima referido, ficou provado que o (C) chegou a referir à Ré que planeava fazer a actividade de bate-ficha e a tentar recolher fundos junto da, tendo prometido a esta vantagens patrimoniais (cfr. 133 e v). Da certidão junta aos autos resulta demonstrado que, na audiência realizada no processo crime, a Ré (ali assistente), afirmou, entre outros, que “涉案的金錢不是借款，也不是投資，而是為嫌犯獲得 MARKER 信用額的保證金”。 Assim, dos processos judiciais acima referidos constata-se que, conforme o plano da Ré e do (C), o empréstimo seria depositado numa conta aberta na Sala VIP para servir de “caução” ou “garantia”, de modo a viabilizar a emissão de “markers” por parte da Sala VIP. Ora, ainda que se admite, por hipótese, que o Autor chegou a perguntar à Ré ou ao (C) sobre o destino do dinheiro a emprestar, a dúvida continua a subsistir, isto é, se o que foi dito ao Autor era que o empréstimo seria para a Ré e para (C) jogarem, ou, ao invés disto, era que o empréstimo seria depositado numa conta aberta junto de uma Sala VIP para servir de caução com a finalidade de se poder então pedir a emissão de markers (os quais, no entanto, poderiam ser destinados a determinados fins, tal como, por exemplo, fazer a actividade de bate-fichas por parte de (C), mas não necessariamente o de a Ré e/ou (C) jogarem pessoalmente) por parte da Sala VIP.

Refira-se, ainda, que nos autos não há nenhum elemento a revelar que o Autor tinha qualquer ligação com a Sala VIP em causa. Pelo que, sendo o Autor apenas o credor que concedeu empréstimo à Ré de modo a ganhar os respectivos juros, salvo a existência de prova consistente para demonstrar que o Autor realmente tomou conhecimento daquilo que está referido nos quesitos, não é de presumir que tinha, necessariamente, conhecimento do destino que a devedora planeava dar ao

empréstimo.

Pelas razões acima expostas, o Tribunal entende que a prova carreada aos autos não é consistente nem segura para comprovar a matéria quesitada nos quesitos 2º e 3º pelo que considerou estes quesitos não provados.

....”。

從上述轉錄的決定內容可見，原審法院對相關心證的形成作出了詳細的理由說明，當中我們並沒有發現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明顯錯誤或偏差。相反，有關評定符合法定證據原則及一般經驗法則。

事實上，雖然兩名證人((C)及(G))均聲稱原告知悉所借出的金錢是用於賭博，但證人(C)和被告間存有金錢利益關係，故其證言不一定可信。至於證人(G)方面，其證言顯示其對 8 年前發生的事情已記不清楚，不能肯定相關借款是用作保證金或用於賭博。

更重要的是，卷宗有其他證據反駁被告借款是用於賭博的說法。該等證據原審法院在其心證形成理由說明中已詳細論述，不需在此再複述。

在對事實裁判提出之爭執不成立的前提下，原審法院對已證事實作出的法律適用是正確的，應予以維持。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裁決被告的上訴不成立，維持原審決定。

*

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作出適當通知。

*

2024 年 09 月 12 日

何偉寧 (裁判書製作人)

唐曉峰 (第一助審法官)

李宏信 (第二助審法官)